

· 综述 ·

miR-200c 的分子生物学研究进展

袁超，孙凯

江苏省人民医院急诊医学中心，江苏南京 210029

摘要：微小核糖核酸(microRNA, miRNA)是在真核生物中发现的一类内源性的、具有调控功能的非编码 RNA, 其中 miR-200 家族成员被发现广泛参与了生物体的多种生理病理过程, 特别是 miR-200c 被证实与肿瘤的上皮间质转化过程密切相关, 而且对多种肿瘤的研究表明, miR-200c 的分子生物学地位突出, 参与了包括 TGF- β 信号通路、Notch 信号通路、MAPK 信号通路、TLR4/NF- κ B 信号通路、PI3K-AKT 信号通路等多个经典的细胞内信号转导机制, 同时还参与构成了 miR-200c/锌指 E 盒结合蛋白(ZEB)双向负反馈回路, 对肿瘤细胞的增殖、分化、凋亡、侵袭等过程有着非常大的影响。细胞间的增殖、凋亡等机制存在一定的共性, 本文对 miR-200c 的分子生物学研究进展作一综述, 希望通过对 miR-200c 分子生物学的综合认识, 能为 miR-200c 向其他学科的拓展研究提供一定的启发。

关键词：微小核糖核酸-200c；信号通路；转化生长因子- β ；Notch；丝裂原活化蛋白激酶；Toll 样受体 4/核因子 κ B；磷脂酰肌醇-3 激酶/蛋白激酶 B；锌指 E 盒结合蛋白；结合物蛋白

中图分类号：R 34 文献标识码：A 文章编号：1674-8182(2018)07-0993-05

微小核糖核酸(microRNA, miRNA)是在真核生物中发现的一类内源性的具有调控功能的非编码 RNA, 其大小长约 20~25 个核苷酸。成熟的 miR 是由较长的初级转录物经过一系列核酸酶的剪切加工而产生的, 通过碱基互补配对的方式识别靶信使 RNA(mRNA), 并根据互补程度的不同参与多种调节途径, 包括细胞增殖和凋亡、发育、造血等生理病理过程。越来越多的证据证明 miR 在机体多种生理、病理过程中特别是肿瘤组织间存在异常表达, 而且 miR 的表达与肿瘤的发生、发展、转移和预后等密切相关^[1-2]。迄今为止, 在生物体中已经发现超过 24 000 个 miR 相关的基因位点^[3], 同时, miR 也被认为参与调控人类 60% 的基因表达, 失调的 miR 与多种疾病的发生和发展密切相关^[4]。

miR-200 家族主要由两大子家族构成, 即 miR-200a/b/429 和 miR-200c/141。其中 miR-200a/b/429 位于人类 1 号染色体的 1p36.33, 而 miR-200c/141 位于人类 12 号染色体的 12p13.310。同其他 miR 一样, miR-200 家族成员也被发现参与了生物体的多种病理生理过程。其中, miR-200c 表达异常在若干肿瘤细胞系中均得到证实^[5-6], 在肿瘤细胞的增殖、凋亡、侵袭和转移等分子生物学过程中作用显著。目前对 miR-200c 的研究大部分都局限在肿瘤学领域, 这些研究成果显示, miR-200c 深刻影响了肿瘤细胞内众多的分子生物学过程。本文对 miR-200c 的分子生物学研究进展作一综述。

1 miR-200c 和转化生长因子- β (TGF- β)信号通路

TGF- β 属于一组调节细胞生长和分化的 TGF- β 超家族, 这种细胞因子能使正常的成纤维细胞的表型发生转化, 对细胞的生长、分化和免疫功能都有重要的调节作用。TGF- β 1/

Smad 是调控胶原合成过程中的重要信号通路; TGF- β 信号通路可以通过异 I 型和异 II 受体复合物激活 Smad 蛋白依赖性和非 Smad 蛋白依赖性的信号, 从而调节细胞增殖的分化^[7]。研究发现, 在 miR-200c 的启动子区域存在 TGF- β 1 的响应元件, 活化 TGF- β -Smad3/4 信号通路, 可抑制 miR-200c 的表达^[8]。有研究表明, miR-200c 能抑制促分裂原诱导基因 6(MIG-6)的表达, MIG-6 为表皮生长因子受体(EGFR)的负调节剂, 可衰减 EGFR 在其信号网络系统中的作用^[9-10], 进一步影响细胞的增殖和分化; 而在乳腺癌细胞中, miR-200c 也被发现可以特异性地通过锌指蛋白(ZNF)217 抑制 TGF- β 的信号传导, 从而影响肿瘤细胞增殖和转移^[11]; 另有研究发现, TGF- β 可诱导锌指 E 盒结合蛋白(ZEB)转录因子表达的下调, 再通过 miR-200c/ZEB 之间的双向反馈调节机制, 使 miR-200c 表达降低, 继而通过下调 MIG-6 影响 EGFR 的活性^[12]。Burk 等^[13]揭示 TGF- β 和肿瘤坏死因子(TNF)- α 可以通过上调 ZEB1 诱导结直肠癌细胞、胰腺癌细胞和乳癌细胞上皮-间质转化(EMT)的形成, 而 miR-200c 的过表达或者 ZEB1 的沉默可以部分抑制 EMT 过程, 降低肿瘤细胞的转移能力, 提示 miR-200c 与 TGF- β 信号通路之间存在关联。在瘢痕瘤的成纤维细胞(KFs)中, TGF- β 的转录激活因子被转化生长因子诱导的长链非编码 RNA(lncRNA-ATB)和 ZNF217 均过表达, 而 ZNF217 的上游元件 miR-200c 在瘢痕疙瘩组织和 KFs 中均低表达; 进一步研究发现, lncRNA-ATB 的敲除可减少 TGF- β 2 和 ZNF217 的表达, 但是上调了 KFs 中 miR-200c 的表达, 其中具体的机制还有待进一步明确, 但部分揭示了 lncRNA-ATB/miR-200c/ZNF217/TGF- β 2 信号轴的存在^[14]。不同的研究表明, miR-200c 在 TGF- β 信号通路的上下游均发挥一定的作用,

或正向、或负向参与到 TGF- β 信号通路中。

2 miR-200c 和 Notch 信号通路

Notch 信号通路广泛存在于脊椎动物和非脊椎动物,在进化上高度保守,通过相邻细胞之间的相互作用调节细胞、组织、器官的分化和发育,影响细胞正常形态发生的多个过程,包括多能祖细胞的分化、细胞凋亡、细胞增殖及细胞边界的形成。在人类中,Notch 信号传导途径有四个受体(Notch-1,2,3 和 4)和五个配位体(Jagged-1,Jagged-2,Delta-1,Delta-3 和 Delta-4)^[15]。这些细胞因子间的相互作用决定了细胞的某些功能^[16]。Suliman^[17]等在研究中发现,在结肠癌细胞中可检测到 miR-200c 表达的下调,进一步通过氯硝柳胺抑制 Notch 信号通路的活化后,可上调 miR-200 (miR-200a, miR-200b, miR-200c, miR-141 和 miR-429) 的表达。在多数进展期肿瘤中均可发现 miR-200c 的下降,与肿瘤细胞的侵袭和转移密切相关,在转移性前列腺癌中,过表达的 miR-200c 可作用于 Notch 信号通路中的 Jagged-1,抑制癌细胞的增殖潜能;而在肿瘤进展过程中 miR-200c 表达的缺失,使 Jagged/ZEB-1 轴活化,进一步加速已转移肿瘤细胞的生长和继续侵犯^[18];在胰腺癌中,过表达的 Notch1 可以下调 miR-200c 的表达^[19];另一项研究发现,ZEB-1 可通过抑制 miR-200 家族的表达,活化 Notch 信号通路,同样,miR-200 家族又可通过对 Notch 配体 Jagged-1 等的抑制减弱 Notch 信号通路^[20]。以上研究表明,miR-200c/ZEB-1 反馈调节机制参与了肿瘤细胞中的 Notch 信号通路。在肿瘤细胞中,Kruppel 样因子(Flt)1 多是 miR-200 的作用靶点,miR-200c 可下调细胞内亚型 i21-Flt1 的表达,有研究发现 i21-Flt1 可上调 Src,通过 Notch 信号通路,进而影响 EGFR 的作用^[21];Notch 能够激活 Flt1/VEGFR-1 亚型,而在 miR-200c 存在的情况下 Flt1/VEGFR-1 的表达是被下调的^[22],这提示我们 miR-200c 与 Notch-VEGFR-Src 信号通路存在关联。

3 miR-200c 和丝裂原活化蛋白激酶(MAPK)信号通路

MAPK 是一组能被不同的细胞外刺激激活的丝氨酸-苏氨酸蛋白激酶。包括 MAPK 激酶激酶(MKKK,包括 RAF 等 4 个亚族)、MAPK 激酶(MKK,包括 MEK1-6 等亚族)和 MAPK(包括 ERK,p38,JNK 和 ERK 等 4 个亚族),这三种激酶能依次激活,共同调节细胞的生长、分化、对环境的应激适应、炎症反应等多种重要的细胞生理/病理过程。其中 RAS-RAF-MAPK 信号通路的激活与许多肿瘤的增殖相关,研究发现,在肺癌细胞中,miR-200c 可通过抑制或者沉默 KRAS 调控 RAS 信号途径,影响肿瘤细胞的增殖^[23];Song 等^[24]也在乳腺癌细胞中发现类似的机制,miR-200c 通过负向调节 KRAS,抑制 MAPK 信号通路;在复发和或转移性结直肠癌细胞中,miR-200c 的表达是被抑制的,同时发现其过表达能够衰减 JNK 信号通路(MAPK 信号通路的一个亚类);进一步研究发现,JNK 信号通路下游作用靶点 JNK2、ABCB1、MMP-9 的表达皆与 miR-200c 的水平呈负相关,提示我们 miR-200c 与 JNK 信号通路存在一定的关联^[25]。在黑色素瘤的研究中证实^[26],无论是肿瘤活组织还是耐 BRAF 抑制剂(BRAFi)的细胞系中,均可发现 miR-200c 的

表达显著降低,过表达的 miR-200c 能够恢复、增加肿瘤细胞对 BRAFi 的敏感性,同时衰减 PI3K/AKT 和 MAPK 级联信号通路,反之亦然。另一项针对胰腺导管细胞癌的研究发现^[27],位于 RAF-MEK-ERK 信号通路下游的 MAPK 相互作用蛋白激酶(MNK)被激活后,可减少 ZEB1 的合成,进一步通过低表达 eIF4E 衰减 MNK 信号通路,ZEB1 相关 miRNA 及蛋白表达水平增高,同时 miR-200c 和 miR-141 表达水平出现 70%~80% 的下降,表明 miR-200c 也与 MAPK 信号通路的另一个亚类 RAF-MEK-ERK 信号通路部分关联。

4 miR-200c 和 Toll 样受体 4(TLR4)/核因子(NF)- κ B 信号通路

TLRs(Toll-like receptors)是参与非特异性免疫(天然免疫)的一类重要蛋白质分子,在病原体防御、肿瘤监控等过程中发挥一定作用^[28~29]。TLRs 通过两条下游信号传导途径发挥作用,依赖于衔接分子 TRIF 和或 MyD88,进一步使转录因子 IRF3 和或 NF- κ B 活化。TLR4 是介导内毒素、脂多糖应答的主要受体,与体内诸如心肌梗死、哮喘等引起的非细菌性炎性反应相关联,当 TLR4 与相应配体结合后,信号转导到 TIR 区域,然后进一步激活 NF- κ B 和 MAPK 信号通路,从而促进各种炎性细胞因子基因表达的激活^[30]。研究表明,miR-200c 和 miR-200b 可抑制 TLRs 信号通路,阻断 TLR4 下游的 NF- κ B 活化,且在该过程中伴有 MyD88 的部分功能被抑制;进一步以单核细胞系 THP-1 研究发现,过表达 miR-200c 和 miR-200b 可导致编码 MyD88 的相应转录产物水平降低,同时由脂多糖所诱导的炎症因子的表达水平也降低,此外,TAB2、TRAF6、IRAK1 等位于 TL4/MyD88 信号通路上游的细胞因子,也是 miR-200c 潜在的作用靶点。以上研究结果表明 miR-200c 和 miR-200b 在 TLR4 信号通路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^[31]。在口腔鳞状细胞癌中,蛋白酶激活受体-2(PAR-2)可激活 NF- κ B 信号通路,同时伴有 let-7d、miR-23b、miR-200c 的表达抑制^[32]。另外,miR-200c 还与白介素(IL)参与的 TLR4 信号传导途径相关联:IL-6 活化后,可介导抑制 miR-200c 的表达,进一步使 TLR4 信号通路下游的 JNK2 和 p65 活化,在小鼠模型中,活化的 miR-200c 降低了因 IL-6 缺失而引起的致瘤性^[33]。Chuang 等^[34]发现:与瘤体周围正常的子宫肌层相比,子宫平滑肌瘤组织中存在低表达的 miR-200c 和高表达的 IL-8;过表达或者使 miR-200c 表达沉默均可调节 IL-8 的分泌及其 mRNA 的表达,具体的机制为 miR-200c 可直接作用于 IKBKB 和改变 NF- κ B 的活性,过表达的 miR-200c 衰减 IkB α 磷酸化程度和 p65 核转位水平,作为 IL-8 转录启动子的 p65 水平降低,直接导致 IL-8 表达下降。该研究表明,NF- κ B 信号通路是 miR-200c 调节细胞功能一个重要靶点和途径。

5 miR-200c 和磷脂酰肌醇-3 激酶/蛋白激酶 B(PI3K/AKT)信号通路

PI3K 是一种胞内磷脂酰肌醇激酶,与 sre 和 ras 等癌基因的产物相关,广泛参与细胞增殖、分化、凋亡等多种细胞功能的调节。AKT 亦称为蛋白激酶 B(PKB),是 PI3K 下游主要的

效应物。AKT 可分为 3 种亚型 (AKT1、AKT2、AKT3 或 PKB α 、PKB β 、PKB γ)，3 种亚型的功能各异，但也有重叠。PI3K-AKT 信号通路可被细胞内外一系列信号所激活，在增殖、分化、凋亡等多种细胞生物学功能的调节过程中，起着非常重要的关键信号分子的作用^[35]。PI3K/Akt 信号通路受磷酸酶和张力蛋白同源物 (PTEN) 负性调控。PTEN 是一种磷酸酶，可去磷酸化 PIP3 和 Akt，进而负性调控 PI3K 信号通路^[36]。在髓系抑制细胞 (MDSCs) 中发现 miR-200C 可作用于 PTEN 和 CATA 结合蛋白 2 伴侣蛋白 (FOG2)，激活 STAT3 和 PI3K/Akt，提高 MDSCs 的免疫抑制活性和促进其分化^[37]。另有研究发现，过表达 miR-200c 的大肠癌细胞系 (CRCs) 中可观察到其增殖、迁移、侵袭能力明显下降，而这种抑制作用又可以被过表达的 Sox2 所清除^[38]；另外，miR-200c 可以通过下调 Sox2 的表达致 CRCs 生长、增殖减慢和侵袭能力的下降；这些现象提示我们 miR-200c 和 Sox2 构成一个双向反馈调节，共同调节 CRCs 的生长；同样在 CRCs 中，miR-200C 表达上调后 PI3K/AKT 的磷酸化被抑制，这种抑制作用可以被 Sox2 修复；综合以上，在 CRCs 中，miR-200c 和 Sox2 形成双向反馈调节机制，并以这样的机制参与到 PI3K/AKT 信号通路中。miR-200c/141 集群还可通过提高 VEGF-A 的分泌，活化 FAK 和 PI3K/AKT 信号通路，促进乳腺癌 MDA-MB-231 细胞系的迁移和侵袭^[39]。最近一项针对肺癌和骨肉瘤的研究也发现，miR-200c 可促进肿瘤细胞的增殖和侵袭，同时降低 AKT 的基础磷酸化水平，提示 miR-200c 与 PI3K-AKT-mTOR 信号通路之间存在一定的关联^[40]。另有研究发现，miR-200c 可通过 PI3K/AKT 和 MEK/ERK 信号通路，调节 EMT 过程而影响肿瘤细胞的增殖和侵袭^[41]。

6 miR-200c/ZEB 双向负反馈回路

ZEB 蛋白是重要的细胞核转录因子之一。目前研究结果表明，ZEB 蛋白家族广泛参与了胚胎形成、细胞周期、细胞衰老和凋亡的调控，其过表达与肿瘤的发生和转移密切相关。一些具有极性的上皮细胞，在某些生理条件和/或特定的病理条件下，可转换成为具有移动能力的间质细胞并获得侵袭和迁移能力，这一机制被称之为 EMT，其与肿瘤细胞去分化、侵袭和转移关系密切，它存在于人体多个生理和病理过程中。EMT 相关的转录因子中，ZEB-1 和 ZEB-2 可抑制钙黏附蛋白 E 的表达，使得肿瘤细胞去分化、丧失组织极性、获得迁移能力，进一步脱离原发肿瘤组织并侵入周围或远处组织^[42-43]。对 EMT 的进一步研究发现，ZEB-1/2 与 miR-200c 两者构成了一个双向负反馈回路^[44-47]：一方面 miR-200c 可直接作用于 ZEB-1/2 的上游 miRNA，抑制 EMT 诱导的 ZEB-1/2 表达，增加钙黏附蛋白 E 的合成，稳定细胞上皮表型，另外一方面，ZEB-1/2 下游蛋白的合成增强，又可抑制包括 miR-200c 在内的 miR-200 家族成员的表达。这一双向负反馈回路机制在多种肿瘤细胞中均有被发现^[48]，在细胞的分化、去分化以及肿瘤的增殖、转移过程中意义重大。

7 miR-200c 与结合物蛋白 (CRKL)

CRKL 为具有 SH2 及 SH3 结构的连接蛋白，可与细胞内

不同蛋白结合参与造血调控。CRKL 可激活 RAS 和 JUN 激酶信号传导途径，通过 RAS 途径转化成纤维细胞；同时它是 BCR-ABL 酪氨酸激酶的底物，并在 BCR-ABL 成纤维细胞转化中起作用^[49]。此外，CRKL 在细胞增殖中起着重要作用，在多种肿瘤细胞中均高度表达，深刻影响着肿瘤细胞的侵袭和转移^[50-52]。有研究发现，p53 家族可通过 miR-200b/200c/429 下调 CRKL 的表达，具体机制为 p53 家族上调 miR-200b/200c/429 的表达，后者可直接作用于 CRKL 癌基因 3-UTR 区域，下调 CRKL 的表达，阐述了 p53/miR-200/CRKL 这一新的肿瘤发生机制^[53]。在乳腺癌的治疗中，组蛋白去乙酰化酶 (HDAC) 抑制剂已被证明可有效诱导抑制乳腺癌细胞的增殖和迁移，结合乳腺癌细胞系与正常细胞系的比较，存在 miR-200c 的明显低表达^[54]，Bian 等^[55]发现，HDAC 抑制剂可通过对 miR-200c 的调节，靶向调控 CRKL 的表达水平，进而影响细胞的增殖等，揭示了在乳腺癌发生、发展中的另一信号轴，即 HDAC-miR200c-CRKL 信号轴。p53/miR-200/CRKL 信号通路和 HDAC/miR-200c/CRKL 信号通路的发现，提示 miR-200c 与 CRKL 之间存在密切的联系，影响着细胞的增殖、转化、凋亡等。

8 展望

目前在肿瘤学领域，针对 miR-200c 的分子生物学研究已经比较全面和透彻，揭示了 miR-200c 在肿瘤的发生、发展和侵袭、转移过程中的重要作用，以及在推进肿瘤治疗学进步方面的重要影响。综合目前针对 miR-200c 的研究成果，可以清晰发现其在众多分子生物学过程中的作用，以及与 MAPK、Notch、TLR 等经典信号通路间的密切关联性。miR-200c 自身，或与其他细胞因子可以形成反馈回路，或关联到经典的信号通路中，影响肿瘤细胞的增殖和凋亡，甚至 miR-200c 还可通过某些途径调节炎症因子的表达，影响机体的生理、病理过程。可以断言，miR-200c 的生物学作用肯定不仅局限于肿瘤学，希望对 miR-200c 分子生物学的综合认识，能够为 miR-200c 向其他学科的拓展研究提供一定的启发。

参考文献

- [1] Calin GA, Croce CM. MicroRNA-cancer connection: the beginning of a new tale [J]. Cancer Res, 2006, 66(15): 7390-7394.
- [2] Baek D, Villén J, Shin C, et al. The impact of microRNAs on protein output [J]. Nature, 2008, 455(7209): 64-71.
- [3] Kozomara A, Griffiths-Jones S. miRBase: annotating high confidence microRNAs using deep sequencing data [J]. Nucleic Acids Res, 2014, 42(Database issue): D68-D73.
- [4] Friedman RC, Farh KK, Burge CB, et al. Most mammalian mRNAs are conserved targets of microRNAs [J]. Genome Res, 2009, 19(1): 92-105.
- [5] Hurteau GJ, Spivack SD, Brock GJ. Potential mRNA degradation targets of hsa-miR-200c, identified using informatics and qRT-PCR [J]. Cell Cycle, 2006, 5(17): 1951-1956.
- [6] Mutlu M, Saatci Ö, Raza U, et al. MIR200C (microRNA 200c) [J]. Atlas Genet Cytophot Oncol Haematol, 2015, 19: 270-285.

- [7] Bobik A. Transforming growth factor-betas and vascular disorders [J]. *Arterioscler Thromb Vasc Biol*, 2006, 26(8): 1712–1720.
- [8] Bryant JL, Britson J, Balko JM, et al. A microRNA gene expression signature predicts response to erlotinib in epithelial cancer cell lines and targets EMT[J]. *Br J Cancer*, 2012, 106(1): 148–156.
- [9] Hackel PO, Gishizky M, Ullrich A. Mig-6 is a negative regulator of the epiderm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 signal[J]. *Biol Chem*, 2001, 382(12): 1649–1662.
- [10] Zhang X, Pickin KA, Bose R, et al. Inhibition of the EGF receptor by binding of MIG6 to an activating kinase domain interface[J]. *Nature*, 2007, 450(7170): 741–744.
- [11] Bai WD, Ye XM, Zhang MY, et al. MiR-200c suppresses TGF- β signaling and counteracts trastuzumab resistance and metastasis by targeting ZNF217 and ZEB1 in breast cancer[J]. *Int J Cancer*, 2014, 135(6): 1356–1368.
- [12] Izumchenko E, Chang X, Michailidi C, et al. The TGF β -miR200-MIG6 pathway orchestrates the EMT-associated kinase switch that induces resistance to EGFR inhibitors[J]. *Cancer Res*, 2014, 74(14): 3995–4005.
- [13] Burk U, Schubert J, Wellner U, et al. A reciprocal repression between ZEB1 and members of the miR-200 family promotes EMT and invasion in cancer cells[J]. *EMBO Rep*, 2008, 9(6): 582–589.
- [14] Zhu HY, Bai WD, Li C, et al. Knockdown of lncRNA-ATB suppresses autocrine secretion of TGF- β 2 by targeting ZNF217 via miR-200c in keloid fibroblasts[J]. *Sci Rep*, 2016, 6: 24728.
- [15] Mumm JS, Kopan R. Notch signaling: from the outside in[J]. *Dev Biol*, 2000, 228(2): 151–165.
- [16] Li JL, Harris AL. Notch signaling from tumor cells: a new mechanism of angiogenesis[J]. *Cancer Cell*, 2005, 8(1): 1–3.
- [17] Suliman MA, Zhang Z, Na H, et al. Niclosamide inhibits colon cancer progression through downregulation of the Notch pathway and upregulation of the tumor suppressor miR-200 family[J]. *Int J Mol Med*, 2016, 38(3): 776–784.
- [18] Vallejo DM, Caparros E, Dominguez M. Targeting Notch signalling by the conserved miR-8/200 microRNA family in development and cancer cells[J]. *EMBO J*, 2011, 30(4): 756–769.
- [19] Bao B, Wang Z, Ali S, et al. Notch-1 induces epithelial-mesenchymal transition consistent with cancer stem cell phenotype in pancreatic cancer cells[J]. *Cancer Lett*, 2011, 307(1): 26–36.
- [20] Brabletz S, Bajdak K, Meidhof S, et al. The ZEB1/miR-200 feedback loop controls Notch signalling in cancer cells[J]. *EMBO J*, 2011, 30(4): 770–782.
- [21] Mezquita B, Mezquita J, Pau M, et al. A novel intracellular isoform of VEGFR-1 activates Src and promotes cell invasion in MDA-MB-231 breast cancer cells[J]. *J Cell Biochem*, 2010, 110(3): 732–742.
- [22] Mezquita B, Mezquita J, Barrot C, et al. A truncated-Flt1 isoform of breast cancer cells is upregulated by Notch and downregulated by retinoic acid[J]. *J Cell Biochem*, 2014, 115(1): 52–61.
- [23] Kopp F, Wagner E, Roidl A. The proto-oncogene KRAS is targeted by miR-200c[J]. *Oncotarget*, 2014, 5(1): 185–195.
- [24] Song C, Liu LZ, Pei XQ, et al. miR-200c inhibits breast cancer proliferation by targeting KRAS[J]. *Oncotarget*, 2015, 6(33): 34968–34978.
- [25] Sui H, Cai GX, Pan SF, et al. miR200c attenuates P-gp-mediated MDR and metastasis by targeting JNK2/c-Jun signaling pathway in colorectal cancer[J]. *Mol Cancer Ther*, 2014, 13(12): 3137–3151.
- [26] Liu S, Tetzlaff MT, Wang T, et al. miR-200c/Bmi1 axis and epithelial-mesenchymal transition contribute to acquired resistance to BRAF inhibitor treatment[J]. *Pigment Cell Melanoma Res*, 2015, 28(4): 431–441.
- [27] Kumar K, Chow CR, Ebine K, et al. Differential Regulation of ZEB1 and EMT by MAPK-Interacting Protein Kinases (MNK) and eIF4E in Pancreatic Cancer[J]. *Mol Cancer Res*, 2016, 14(2): 216–227.
- [28] Janeway CA Jr. Pillars article: approaching the asymptote? Evolution and revolution in immunology. *Cold spring harb symp quant biol*, 1989, 54: 1–13[J]. *J Immunol*, 2013, 191(9): 4475–4487.
- [29] Jenkins KA, Mansell A. TIR-containing adaptors in Toll-like receptor signalling[J]. *Cytokine*, 2010, 49(3): 237–244.
- [30] Hayden MS, Ghosh S. Shared principles in NF- κ B signaling[J]. *Cell*, 2008, 132(3): 344–362.
- [31] Wendlandt EB, Graff JW, Gioannini TL, et al. The role of microRNAs miR-200b and miR-200c in TLR4 signaling and NF- κ B activation [J]. *Innate Immun*, 2012, 18(6): 846–855.
- [32] Johnson JJ, Miller DL, Jiang R, et al. Protease-activated Receptor-2 (PAR-2)-mediated Nf- κ B Activation Suppresses Inflammation-associated Tumor Suppressor MicroRNAs in Oral Squamous Cell Carcinoma[J]. *J Biol Chem*, 2016, 291(13): 6936–6945.
- [33] Rokavec M, Wu W, Luo JL. IL6-mediated suppression of miR-200c directs constitutive activation of inflammatory signaling circuit driving transformation and tumorigenesis[J]. *Mol Cell*, 2012, 45(6): 777–789.
- [34] Chuang TD, Khorram O. miR-200c regulates IL8 expression by targeting IKBKB: a potential mediator of inflammation in leiomyoma pathogenesis[J]. *PLoS One*, 2014, 9(4): e95370.
- [35] Hennessy BT, Smith DL, Ram PT, et al. Exploiting the PI3K/AKT pathway for cancer drug discovery[J]. *Nat Rev Drug Discov*, 2005, 4(12): 988–1004.
- [36] Chang F, Lee JT, Navolanic PM, et al. Involvement of PI3K/Akt pathway in cell cycle progression, apoptosis, and neoplastic transformation: a target for cancer chemotherapy[J]. *Leukemia*, 2003, 17(3): 590–603.
- [37] Mei S, Xin J, Liu Y, et al. MicroRNA-200c Promotes Suppressive Potential of Myeloid-Derived Suppressor Cells by Modulating PTEN and FOG2 Expression[J]. *PLoS One*, 2015, 10(8): e0135867.
- [38] Lu YX, Yuan L, Xue XL, et al. Regulation of colorectal carcinoma stemness, growth, and metastasis by an miR-200c-Sox2-negative feedback loop mechanism[J]. *Clin Cancer Res*, 2014, 20(10): 2631–2642.
- [39] Choi SK, Kim HS, Jin T, et al. Overexpression of the miR-141/200c cluster promotes the migratory and invasive ability of triple-negative breast cancer cells through the activation of the FAK and PI3K/AKT signaling pathways by secreting VEGF-A[J]. *BMC Cancer*, 2016, 16: 570.
- [40] Berlanga P, Muñoz L, Piqueras M, et al. miR-200c and phospho-AKT as prognostic factors and mediators of osteosarcoma progression and lung metastasis[J]. *Mol Oncol*, 2016, 10(7): 1043–1053.

- [41] Li J, Li X, Ren S, et al. miR-200c overexpression is associated with better efficacy of EGFR-TKIs in non-small cell lung cancer patients with EGFR wild-type [J]. Oncotarget, 2014, 5(17):7902–7916.
- [42] Peinado H, Olmeda D, Cano A. Snail, Zeb and bHLH factors in tumour progression: an alliance against the epithelial phenotype [J]. Nat Rev Cancer, 2007, 7(6):415–428.
- [43] Yang J, Mani SA, Donaher JL, et al. Twist, a master regulator of morphogenesis, plays an essential role in tumor metastasis [J]. Cell, 2004, 117(7):927–939.
- [44] Hurteau GJ, Carlson JA, Spivack SD, et al. Overexpression of the microRNA hsa-miR-200c leads to reduced expression of transcription factor 8 and increased expression of E-cadherin [J]. Cancer Res, 2007, 67(17):7972–7976.
- [45] Burk U, Schubert J, Wellner U, et al. A reciprocal repression between ZEB1 and members of the miR-200 family promotes EMT and invasion in cancer cells [J]. EMBO Rep, 2008, 9(6):582–589.
- [46] Korpal M, Lee ES, Hu G, et al. The miR-200 family inhibits epithelial–mesenchymal transition and cancer cell migration by direct targeting of E-cadherin transcriptional repressors ZEB1 and ZEB2 [J]. J Biol Chem, 2008, 283(22):14910–14914.
- [47] Bracken CP, Gregory PA, Kolesnikoff N, et al. A double-negative feedback loop between ZEB1-SIP1 and the microRNA-200 family regulates epithelial–mesenchymal transition [J]. Cancer Res, 2008, 68(19):7846–7854.
- [48] Brabletz S, Brabletz T. The ZEB/miR-200 feedback loop—a motor of cellular plasticity in development and cancer [J]. EMBO Rep, 2010, 11(9):670–677.
- [49] Patel H, Marley SB, Gordon MY. Detection in primary chronic myeloid leukaemia cells of p210BCR-ABL1 in complexes with adaptor proteins CBL, CRKL, and GRB2 [J]. Genes Chromosomes Cancer, 2006, 45(12):1121–1129.
- [50] Han B, Luan L, Xu Z, et al. Clinical significance and biological roles of CRKL in human bladder carcinoma [J]. Tumour Biol, 2014, 35(5):4101–4106.
- [51] Zhao T, Miao Z, Wang Z, et al. Overexpression of CRKL correlates with malignant cell proliferation in breast cancer [J]. Tumour Biol, 2013, 34(5):2891–2897.
- [52] Liu CH, Chen TC, Chau GY, et al. Analysis of protein-protein interactions in cross-talk pathways reveals CRKL protein as a novel prognostic marker in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[J]. Mol Cell Proteomics, 2013, 12(5):1335–1349.
- [53] Tamura M, Sasaki Y, Kobashi K, et al. CRKL oncogene is downregulated by p53 through miR-200s [J]. Cancer Sci, 2015, 106(8):1033–1040.
- [54] Chen J, Tian W, Cai H, et al. Down-regulation of microRNA-200c is associated with drug resistance in human breast cancer [J]. Med Oncol, 2012, 29(4):2527–2534.
- [55] Bian X, Liang Z, Feng A, et al. HDAC inhibitor suppresses proliferation and invasion of breast cancer cells through regulation of miR-200c targeting CRKL [J]. Biochem Pharmacol, 2018, 147:30–37.

收稿日期:2018-02-22 编辑:周永彬

(上接第 992 页)

- [45] Hosseini M, Amoueian S, Attaranzadeh A, et al. Serum gastrin 17, pepsinogen I and pepsinogen II in atrophic gastritis patients living in North-East of Iran [J]. J Res Med Sci, 2013, 18(3):225–229.
- [46] Sun L, Tu H, Liu J, et al. A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of fasting serum gastrin-17 as a predictor of diseased stomach in Chinese population [J]. Scand J Gastroenterol, 2014, 49(10):1164–1172.
- [47] Yang AP, Liu J, Lei HY, et al. CA72-4 combined with CEA, CA125 and CA19-9 improves the sensitivity for the early diagnosis of gastric cancer [J]. Clin Chim Acta, 2014, 437:183–186.
- [48] Shimada H, Noie T, Ohashi M, et al. Clinical significance of serum tumor markers for gastric cancer: a systematic review of literature by the Task Force of the Japanese Gastric Cancer Association [J]. Gastric Cancer, 2013, 17(1):26–33.
- [49] 屠江锋,潘文胜,陈小君,等.胃癌早期筛查的研究进展[J].实用肿瘤杂志,2016,31(6):560–564.
- [50] 赵翠霞,蔡武全,邢芳会.肿瘤标志物 CA724、CEA、CA242、CA199 联合检验在胃癌中的诊断价值 [J]. 临床医学研究与实践,2016,1(27):53–54.
- [51] Hong L, Li S, Liu L, et al. The value of MG7-Ag and COX-2 for predicting malignancy in gastric precancerous lesions [J]. Cell Biol Int, 2010, 34(9):873–876.
- [52] 漆丹平,郑海燕.血清骨桥蛋白、胃癌相关抗原和组织多肽特异性抗原诊断胃癌的临床价值 [J]. 实用癌症杂志,2017,32(10):1574–1576.
- [53] 张忠,王旭光,李敏,等.联合检测血清骨桥蛋白和 MG7 抗原在胃癌诊断中的应用 [J]. 中国老年学杂志,2013,33(2):254–256.
- [54] 郑张军,张金星,刘情,等.血清 CCL11、ANXA2、OPN 在胃癌患者中的应用 [J]. 检验医学与临床,2017,14(22):3346–3349.
- [55] 刘志永,陈静伟,徐心,等.血清 OPN、TPS 和 MG7-Ag 联合检测对胃癌诊断的研究 [J]. 吉林医学,2016,37(11):2663–2666.
- [56] Chen W, Zheng R, Baade PD, et al. Cancer statistics in China, 2015 [J]. CA Cancer J Clin, 2016, 66(2):115–132.

收稿日期:2018-02-28 编辑:王国品